

熬過面板苦獄，何昭陽回家了！

奇美電前總座 服刑369天第一手告白

今年的中秋節，對奇美電前總經理何昭陽來說，是睽違一年的家人大團圓，九月三日他現身奇美材料家庭日。他與太太、兩對兒媳、四個孫子，以及遠從台北來的親家，一家十四口全部換上深藍條紋衣服，參加奇美材料家庭日，這是他返國後，第一次和這麼多家族成員現身的聚會。

去年的中秋節，他和家人相隔萬里，在位於沙漠加州TAFT監獄服刑，滾滾黃沙襯著明月，回來一個月，何昭陽吐露，半夜起來，他還會懷疑：「這是真的嗎？我真的回來了？」

故事的開端自二〇〇九年，當時，剛從金融海嘯蹣跚起步的奇美電，已經就反托拉斯案和美國司法部纏訟兩年。

當時是奇美電總經理的何昭陽做了重大決定，他向董事會提議認罪協商。決定一肩扛起責任後，等著他的是長達三百六十九天刑期，這也是面板業被控反托拉斯的最長刑期。

認罪協商後，他們和美國司法部協調，決定選擇最小戒護、專關白領罪犯的加州TAFT監獄服刑。

他堅定的說：「走這條路就是有風險（指坐牢的辛苦），你的目標只剩下一個，就是要熬過！」

全身扒光，換上囚服

只能帶婚戒、聖經、眼鏡進牢房

七月二十六日，是他入監服刑的日子，在進監獄之前，他還在大門口穿「奇美有愛」制服，以奇美人身分拍紀念照。隨後，穿上亮橘色的囚服，拷上手銬，坐著囚車，被載到後面約監禁五百人左右的camp（營區）。

一踏進監獄大門，被脫光搜身之後，他僅能留下三樣和世俗牽連的物品：婚戒、聖經以及眼鏡，之後踏上和自由世界隔絕之路。

「何昭陽」三個字在獄中消失，換上的是新的身分：14671-111，何昭陽說，這個號碼就成了他在美國這段時間的身分。

首先感受到的是冷冽空氣。

獄方為了讓囚犯心情冷靜，維持恆溫二十二度，低溫也讓病毒不易滋生。然而，這對一直在南台灣生活的何昭陽來說，卻是一種極限挑戰。

他戲稱囚室有三種溫度，北極，阿拉斯加和加州。在囚室裡有三張床，一張單人床在冷氣之下溫度像是阿拉斯加；一張上下鋪床，上鋪冷氣孔直吹是北極，下鋪則可以用衣物遮蔽比較溫暖是加州，菜鳥如他被分到北極。

原本認為監獄位於沙漠應該很熱，出發前他還刻意練耐熱，在夏天時爬山，「完全錯誤，」他說。原來他需要的是耐寒。

囚房僅有二．五坪，第一個晚上，一位台灣人遞給他一杯熱開水，杯子先借他用；先前進去的同事，也幫他準備一件長袖衣服，他就這樣度過第一個難熬的夜。「第一天晚上我幾乎沒睡，」他說，床板寬度僅有七十公分，沒有安全圍欄，曾有人熟睡後從床上跌下去。

一夜未眠，他才真正意識到：「我真的進監獄了。」

資源稀少，以物易物

曾穿回收破鞋，拿牛肉換香蕉吃

獄中每一項資源都很稀少，「分配」和「計算」，是這裡地下經濟的運行規則。

過去月薪數十萬的他，現在每個月被規定僅能花二百九十九美元，每週有一次買東西的機會。有時還會缺貨，八月第一週他就訂了一雙四十二美元的耐吉(Nike)運動鞋，直到十一月才送來；這期間，為了找鞋子穿，他跑去翻垃圾箱找別人不穿的破鞋補好來穿。

對外界的聯繫，也得換算成分鐘。每月通話時間只有三百分鐘，他每天只能打兩次共十分鐘，給太太；每個月見訪客的限制是用點數算，一共二十點；每次探訪至少扣掉四點，扣完為止，太太都得找扣點數較少的週五和週日訪視。自由世界，金錢萬能，獄中交易，回到最原始以物易物。這時候，何昭陽見證了「裡面沒有事不能解決！」

心情不好，有人可以彈吉他給你聽，換你的兩包TUNA(鮪魚)；想理頭髮，拿一包三、四美元的牛肉去換；何昭陽很想吃香蕉，但那段時間剛好香蕉供貨緊縮，他就用一包三、四美元的牛肉，交換一、八美元的六根香蕉……，一切對他來說，都是新的秩序，新的遊戲規則。

五個禮拜，一支雞腿

數最期待的美食，倒數計算出獄日

連最基本的吃，都是奢求。

「吃是我最大的罩門，因為我吃得清淡，獄中的伙食多是墨西哥或美式食物，油、辣、鹹、酸。」何昭陽說，獄中五週換一次菜單，無法盡如人意；吃慣米食的他，私自把餐等分ABCD四級，最好等級的A級，五週內僅有兩項是他期待的——烤雞腿和義大利麵。而這也是獄中每個人心目中票選出的最愛餐食。

在訪談中，何昭陽眼神中散發當時的喜悅神情：「人啊！一旦被剝奪才知道珍惜，」以前常吃雞腿飯都不覺得好吃，在獄中，吃烤雞腿的前一天他會開心的提醒自己：「明天是烤雞腿(chicken quarter)喔！」

遠遠的，他排在長長的人龍後，碳烤雞腿的香氣飄出來。他形容，大家啃得連骨頭都咬，吸到骨髓都光了才肯罷手。他有次看到隔壁獄友，拔下雞皮不吃，「碳烤雞皮，邊邊會焦焦脆脆，我對面(的獄友)也在看那塊雞皮。我才想問如果不吃，可不可以給我，結果對面美國大鬍子一坐下來，說句『thankyou』，一把直接拿走，」何昭陽形容當時的失望，彷彿那塊雞皮可以取代人世間所有美味。

烤雞腿在獄中也成了時間換算的單位。他笑說：「到最後，我們都算你還有幾支雞腿可以出去，我還剩兩支就是指剩下十週可以出去。」不算饅頭算雞腿！度日如年，動輒得咎

I'm sorry掛嘴邊，躲過關大牢險境

「在那裡時鐘走得非常慢，幾乎不動，」剛進去的兩個月，何昭陽一時失去了目標，日子無聊到在從事他被分配的澆花工作時，他發現水澆在花上，「好像花在對你微笑。」

這時同房的印度人成了他的貴人，鼓勵他寫書，讓他找出有目標的事做。

這位印度人因為逃漏稅被關六個月，一開始兩個月也是以淚洗面，直到另一位朋友山德士(Michael Santos)鼓勵他寫自傳，他才改變想法，後來他也向何昭陽介紹山德士。

山德士，二十一歲時販毒被抓，同時也是販毒集團的首腦，被判刑四十五年。他進監獄後開始反思自己的行為，還寫了十幾本書鼓勵年輕人別誤入歧途。

在何昭陽的形容裡，山德士跑遍了全美國的監獄，幾乎可以說是監獄體驗的「活字典」；山德士的生命中沒有沮喪、失望，他還在網路公開每年寫書運動目標，何昭陽感動的說：「我在他身上看到人的生命力和毅力。」現在他手邊也留著三、四本山德士的書。山德士就成了他在監獄裡支撐下去的精神導師。

在獄中，雖然身體相對自由，但是心裡卻是拘禁的。

監獄裡動輒得咎，距離camp約一街之隔，就是大牢，戒護等級高於camp一級，一旦進入大牢，不僅會被剝奪每月三百分鐘的打電話時間，每天只有五、六分鐘可到囚房外走廊放風，其他時間都得待在無窗戶的牢房裡，這是所有camp囚犯的惡夢。

犯不犯規取決於獄方，他說：「你不知道你哪種行為會犯規，被關進大牢。」

為此他摸索出三句話做為生存法則：第一句「I'm sorry.表示認錯。」第二句「Yes sir!表示服從。」第三句「I'm sorry,yes sir!」一再低頭認錯，監獄裡人家只把你當罪犯看。

他曾經有三次，幾乎被關進大牢，最後是擦身而過。

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為了一罐五百克的魚鬆。當時他在圖書館看書，「同伴跑來告知，有兩個CO（CorrcctionalOffer，紀律官）在搜我的櫥櫃，」他說，「我當時很有自信，沒有違禁品。」沒想到CO拿出了一罐魚鬆質問他。

進入監獄後，他向朋友學會用罐頭鮪魚微波十六分鐘做出魚鬆，配稀飯吃。那次，他買了六包真空包裝的鮪魚，做成魚鬆，裝在用完的花生醬空瓶裡。

CO指著瓶子問：「這是什麼字？」「花生醬。」對方又質問，為何花生醬的罐子裝鮪魚鬆，這違反了獄方認為的誠信原則。他原本想解釋，但是想到自己摸索的三句生存法則，他馬上閉嘴先說「I'msorry!」CO看他態度良好就拍拍他的肩膀，放過了他。

他解釋，台灣法律講求的是「情，理，法」，美國則只有「法和理」，甚至百分之百是法，沒有理可言。

感冒侵襲，求醫都難

苦難中體悟，家庭幸福才是成功

怕犯錯還不僅是在行為上，更怕身體出了問題。

去年十一月，流行性感冒侵襲監獄。

「晚上咳到睡不著，我就怕得了肺炎，」有胃潰瘍疾病的他，半夜兩三點，併發胃食道逆流，胃酸衝上食道，就像是一股火往心裡燒，「對黑暗恐懼，未來不確定，你會更緊張，越緊張，胃酸分泌得越多。」他告訴自己：「你一定不能慌張，一定要沉靜下來。」

他說，在監獄裡，最怕的是你心神可否承受衝擊，有些人被關到大喊大叫，如果你不平靜，就算失控發瘋，也不會有人理你的。

對家人的信仰成為他唯一的浮木，每天晚上他總要看著孫子和家人的照片，才能入睡。他回憶：「我沒有信上帝，但是我想我太太信上帝，那股力量也會連帶轉給我，」他想著牽手三、四十年的太太，四歲的孫子，還有一個未謀面的孫女，等著阿公回家，看著家人的照片，讓自己冷靜。

兩位猶太人獄友，冒著被關大牢的危險，幫他到香草園偷拔了一些藥草，讓他泡著開水服用，減輕症狀；還陪他去找護士，力爭看醫生的機會，才終於壓下原本發燒的病情。他稱兩位猶太朋友

為「猶太媽媽」，願意不計利益幫助人，「在那裡，不認識的人會幫助你，在自由世界裡，人反而生疏。」

大病後，讓他對成功有新體悟：「有人講成功就是賺很多錢，真正的成功是追求到幸福，什麼叫幸福？真正的幸福，終究是家庭幸福，大家在一起，充滿愛的感覺，才是幸福。」

他在獄中親筆寫下一封要給四個孫子的信，把幸福的價值傳承下去。

去年中秋，三十幾個在獄中的華人，揪著越南籍的大廚，炒了兩鍋飯，一群人坐在樹下，「月亮，出來了，出來了！」興奮過後，每個人低著頭想起故鄉的家人。今年，終於擁著家人，不必千里共嬋娟。

他笑著說：「雖然我lost(失去)一年，但卻像是得到十年。」過去他忙於工作，四年才計畫一次旅行，這次回來，九月底預計和太太展開睽違十多年的美國旅遊。

在他身上，可以看到，一個真正找回生命自由的鬥士。

【延伸閱讀】美國監獄外包，管理公司還上市

如果嫌餐廳菜不好，可以自己開伙，每個人都研發出私人的微波爐食譜；想吃鮭魚、牛肉，可依自己的宗教習俗有所選擇；一天工作兩個半小時，除了吃飯、集合，你可以在圖書館看書，有兩個網球場、一個籃球場……。

這是監獄嗎？別懷疑，它的確是！

二〇一〇年四月底採認罪協商後，何昭陽的美國律師就告知，認罪協商可以申請想服刑的監獄，建議他選擇專關白領罪犯的加州TaftCorrectionalInstitution。

這時他發現，美國監獄以監禁嚴格程度分成六等，戒護等級由低至高為Minimum、Low、medium、high、superhigh和專關恐怖分子重刑犯的supermax，最高等級的監獄據傳是在地下，如同電影惡魔島般的環境。

讓他更驚訝的是，他進去的TAFT，居然是美國政府外包給私人管理公司BOT。

因為囚犯激增，美國政府一年花費約為七百四十億美元在囚犯和緩刑犯身上，約占美國GDP〇.五%；為了降低成本，美國聯邦監獄在一九九七年首度將監獄全權委託民間機構管理。

第一個案子就是TAFT，稱為TAFTproject，現在TAFT由名為MTC企業管理。MTC還算是小咖，全球主要有四家公司在競逐監獄標案。

有趣的是，其中最大者是G4S公司，它還是倫敦交易所上市公司，股價達二百五十英鎊以上，有三成業務來自政府，包含監獄和機場保安全管理，還有企業安全監控，去年營收七十三億英鎊，淨利達二億四千萬英鎊(相當於三億九千萬美元)，比全球第一大連鎖飯店洲際飯店(IHG)還賺錢(二〇一〇年IHG稅後淨利二億九千萬美元)，看好政府負債日增，G4S預計將業務擴展到巴西等

新興國家。

【延伸閱讀】人生驚變！從總經理到囚犯 ——何昭陽大事紀

1949 出生

1973 成大化工系畢業後進入奇美實業

1983 擔任奇美ABS製造部經理

2001 兼任奇美電子總經理

2006 美國司法部指摘奇美電、友達，操縱面板價格，違背反托拉斯法

2009 奇美電決定轉變策略認罪協商

2010 總經理何昭陽被判刑14個月，公司賠款2.2億美元

2010 出席反托拉斯案研討會

20107月赴美，入獄服刑

2011於7月29日服刑滿1年又4天，出獄